

史蒂文·D·马修森博士 ：《旧约叙事讲道》， 第二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辩论

这里是斯蒂芬·D·马修森博士的“旧约叙事讲道”系列讲座。这是第二讲，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之争”。大家好，我是史蒂夫·马修森，这是我们“旧约叙事讲道”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在这一讲中，我们将探讨“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之争”。

我现在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北部郊区，这里的人们仍然经常谈论迈克尔·乔丹。如果你不是体育迷，他曾是NBA篮球运动员，被誉为GOAT（史上最佳），GOAT，GOAT。有趣的是，在他NBA生涯早期，芝加哥公牛队的教练组在进攻战术的制定上存在分歧。

道格·柯林斯是一位伟大的教练。他当时是球队的主教练，他的策略是让乔丹几乎一直控球。但他的一位名叫泰克斯·温特的助理教练，经验丰富，力主采用所谓的三角进攻战术，让球在球员之间快速运转，双方的分歧也因此不断升级。

最后，主教练道格·柯林斯将泰克斯·温特逐出了教练组。这显然激怒了管理层，他们解雇了柯林斯，并任命了另一位助理教练菲尔·杰克逊接替他的位置。杰克逊曾受过温特的指导，之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菲尔·杰克逊带领公牛队和他们的明星球员迈克尔·乔丹，夺得了六次NBA总冠军。

所以，即使你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你也不得不佩服迈克尔·乔丹的成就。如今，在讲道领域也存在着一场引发同样激烈争论的辩论，那就是是否以及如何用旧约圣经来传讲基督。而你的结论将影响你研读和宣讲旧约叙事文本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要深入探讨这场辩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二战前荷兰改革宗教会中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宣讲他们所谓的“历史文本”，也就是旧约的叙事文本。在加尔文神学院任教多年的西德尼·格雷多尼斯博士在其1970年的博士论文《唯独圣经：历史文本宣讲中的问题与原则》中探讨了这场争论。

顺便一提，那本书还在印刷发行。Wipf & Stock出版社还在出版。你现在就能买到。

我半开玩笑地说，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枯燥乏味，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书之一。之所以说它枯燥，是因为它是一篇博士论文，里面有很多名字，都是荷兰语，

还有很多地名你可能看不懂。它讲述的故事或许与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但背后的故事却引人入胜。

所以，在二战前的荷兰归正教会中——这很有意思，我们说的是归正教会——有一个团体采用了一种榜样式的教导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当他们研读旧约故事时，会把故事中的人物视为值得效仿或应该避免的榜样。比如，他们会说，大卫做了正确的事；我们也应该像大卫一样。

或者，这里也有一个大卫做错事的例子，不要效仿大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格雷多尼斯则主张救赎历史观，或者今天有些人称之为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这种视角宣称这个故事指向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有趣的是，这原本只是教会内部的分歧。如今，当我们回顾改革宗的学者和传道人时，会发现他们大多以基督为中心。但在二战前荷兰的那些荷兰改革教会中，一些传道人注重树立榜样，另一些则注重救赎性的历史性讲道。

这场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愈演愈烈。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你大概也能猜到是什么。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并在1945年占领了荷兰。

正如格雷多尼斯所观察到的，这场战争对正常生活模式的破坏性影响，几乎不利于这场争论的继续进行。战后，人们或许会认为，好吧，他们肯定会重拾这场争论，但教会内部的分裂阻碍了这场辩论的再次出现。因此，25年后，也就是1970年，西德尼·格雷多尼斯在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审视了这场争论，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以及对旧约历史文本的讲解模式。

现在，我们来简要概述一下每种方法。示范法将叙事中的人物作为范例，判断哪些应该效仿，哪些应该避免。这种方法借鉴了三段新约经文。

其中一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在那里引用了上帝对旷野漂流期间悖逆百姓的审判。你还记得吗？他把他们作为例子。在第6节和第11节中，几乎所有英文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

这些警告只是例子，明白吗？接下来，还有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以典范的方式诠释了旧约的救赎历史。

所以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们也应当有信心。最后，一些杰出的传道人引用了列王纪上18章中以利亚的经历作为佐证。雅各书的作者也记起这段经文作为佐证。

你知道，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他也祈求降雨，我们也应该如此。这就是榜样式的解读方法。救赎历史学派则认为，旧约历史文本具有特定的目的，那就是启示上帝在基督里降临人间。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传道人，想要讲道的主题是贪婪或祷告，你应该选择一段直接呈现上帝对这些主题启示的经文，而不是试图用叙事性的文本来阐释它们。在这场辩论中，救赎历史派的传道人反对这种以例证为基础的解读方式，认为它是一种片面的解释，将圣经解读为一系列人物传记。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基督。他们说，这并非意味着要画一条神奇的线，或者从基督到十字架或道成肉身进行一次跳跃式的转换。而是说，我们需要展现从旧约到基督的轨迹。

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传道人是如何解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呢？他们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中被译为“例子”的希腊原文实际上是“*tupoi*”，拼写为“*typoi*”或“*tupoi*”，发音中可以听到“*type*”这个词。因此，他们认为第11节中的“*tupoi*”和“*tupikos*”指的是弥赛亚时代事件的预表，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导性例子。他们还指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既包含了圣经中的人物，也包含了圣经之外的人物，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信心的榜样当作具体的例证来理解，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解读旧约叙事那样，仅仅将其视为教条式的例子。

以上就是双方的观点。那么，西德尼·格雷多尼斯是怎么说的呢？格雷多尼斯在仔细思考了双方的论点之后，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评论。本质上，他主张采取一种调解立场。

他同意救赎历史论的观点，认为旧约中的历史叙事并非意在讲述人物传记，而是为了宣告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行动。他说：“你看，这些叙事见证了基督，那位从起初就活跃在世上的道（逻各斯）。所以，很好，他听起来像是救赎历史论者。”

但是，他也认同典范一方的观点，即这些叙事具有我们所谓的规范性和历史权威性。他谈到了这些叙事中的伦理诉求。他提到，在第一节课中，旧约中的一些叙事书卷属于一个名为“先知书前传”、“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的合集。

他们传递的预言信息与以赛亚或耶利米一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叙事这种载体。格雷多尼斯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你知道，这些叙事，没错，它们是历史记载，但它们不仅仅是在讲述以色列的历史，它们不仅预示着基督，指向基督，它们还在告诉上帝的子民该如何生活。”

因此，他总结道，人们无需转向其他类型的文本或诉诸例证来寻求警示、安慰和劝诫。所有这些都已包含在历史文本之中。所以，他认为，对这些文本的宣

讲，对这些叙事文本的阐释，必须切合实际，在以神为中心的叙事框架下，传达经文的伦理主旨。

他指出，归根结底，旧约中的历史记载宣告了上帝在人们特定需要中所行的作为。他随后回到救赎历史的解读方式，批评这种方式将旧约叙事文本局限在一个框架内，使其无法真正表达其本意。但他同时也批评了典范解读方式，认为其带有道德说教的色彩。

你知道，大卫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或者大卫在这里错了，不要像大卫那样。在他完成博士论文十八年后，他将自己的结论整理成书，面向牧师和有志成为传道人的读者，书名为《现代传道者与古代文本》。这本书是最早指导传道人，尤其是福音派传道人，如何解读旧约叙事的著作之一。

他研究了四种不同的圣经文学类型，其中有几章专门讲旧约叙事。我觉得这很有帮助，而且我认为他那种“吃得越多越好”的方法非常到位。然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

令人意外的是，格雷多尼斯在其1999年出版的《从旧约讲道基督：当代释经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更为严格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方法。顺便一提，这本书非常精彩，我个人也从中受益匪浅。然而，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后来放弃了最初的结论，转而建议传道人从旧约文本转向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且，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他采纳了一种更接近路德宗的观点。

如果你了解他的所作所为，那会非常有趣。这确实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那么，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呢？嗯，我确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

我确信，格雷多尼斯最初的调和观点才是忠实宣讲旧约叙事文本的真正方向。因此，我所建议的是一种融合了两种主要旧约宣讲观点优势的视角。顺便一提，这些观点与其说是典范式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不如说是以神为中心的，即我们研读旧约叙事文本是为了探寻其中的神学意义。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信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再次强调，这两种观点与荷兰改革教会的观点并不相同。

如今，引用旧约圣经作为讲道范例仍然很流行，但顶尖的讲道实践者和教授们并不将其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我的意思是，并非将其视为一种完全可行的方法。实际上，双方都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借鉴旧约圣经中的范例。

稍后我会详细谈谈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任何认真对待圣经的人都不会否认旧约圣经中提到了耶稣基督。我的意思是，耶稣在复活后与门徒的谈话中就曾这样说过。

你可以在路加福音中看到这一点。事实上，让我为你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中的几句话。你可能很熟悉这些内容，但重温一下总是好的。

你可以更仔细地看一下这些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复活的那天，他正走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路加福音24章25-27节，他与几个与他同行的人进行了交谈。

他们是他的门徒，却不认识他。于是他开始向他们解释。他们正在哀悼，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他们表示有些困惑，说今天早上有些门徒去了坟墓，但耶稣不在那里。他们说：“嗯，就像那妇人说的那样，但他们没有见到耶稣。”这时，耶稣插话进来。

他对他们说：“你们真是愚昧无知，不肯相信众先知所说的话。基督岂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他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这是我们对旧约圣经（希伯来圣经）的描述方式之一——摩西和众先知，律法和先知。他说，他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向他们解释了经上所有关于他自己所说的话。

天哪，我多么想亲耳听到那段对话啊。真想变成一只苍蝇，不是墙上的苍蝇，而是在某个地方嗡嗡飞来飞去，偷听他们说话的那种。后来，他出现在所有门徒面前，几乎所有门徒。

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告诉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关于我的一切话，都必须应验。”这三个部分，也是描述希伯来圣经的另一种方式。

摩西律法和先知书，包含了早期先知和后期先知的著作。早期先知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后期先知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及其他先知书。此外还有诗篇，实际上，希伯来圣经的最后部分如今被称为“圣卷”，但诗篇在其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人们习惯这样简称它。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摩西律法、先知书、诗篇和旧约中所有关于我的记载，都必须应验。顺便一提，希伯来语中“律法”一词是“Torah”，它的意思是“训诫”。

先知书就是《尼维姆》（Nevi'im）。然后是圣卷，这里简称为《诗篇》，但圣卷的全称是《凯图维姆》（Ketuvim）。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时你会听到犹太人谈论《塔纳赫》（Tanakh）的原因。

T代表Torah（律法书），N代表Nevi'im（先知书），K代表Ketuvim（圣卷），也就是Tanakh（塔纳赫）。所以有些人会这样指代旧约。

但接着，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智，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他告诉他们：“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因此，旧约圣经的预言都指向耶稣。

这一点毋庸置疑。毫无疑问，这些故事也是为了教导上帝的子民如何生活而作。毫无疑问，在新约圣经的某些章节中，它们被用作榜样。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所有这些联系起来呢？我打算把关于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不同观点归纳为三大类，好吗？我知道，也许你可以把它们归为十五类，但我认为实际上只有三大主要观点，而且某些观点还属于某个特定的类别或视角。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对我来说，这种思考方式很有帮助。第一种观点我称之为以神为中心的观点。

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它认为当我们宣讲旧约故事时，我们关注的是经文本身教导我们关于神的哪些信息。顺便一提，采取这种以神为中心的讲道方式的传道人，其实是继承了约翰·加尔文的传统，加尔文强调宣讲特定经文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作者的意图。我真正从西德尼·格雷·唐尼斯（Sidney Gray Donnis）的著作《从旧约讲道基督》（Proception Christ from the Old Testament）中学到这一点。

他回顾了旧约圣经的诠释史，并指出约翰·加尔文正是这样做的。因此，与路德不同，加尔文认为以神为中心的讲道本质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换句话说，只要宣讲经文中关于上帝的描述就足够了，而加尔文对路德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方法持批判态度。

我认为，如今最能代表神中心主义观点的两位人物或许是两位传道人和学者：肯·兰利博士和亚伯拉罕·库鲁维拉博士。他们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嗯，这本书——它出版多久了？现在是2018年，所以不算太旧。书名叫《讲道学与释经学：今日讲道的四种观点》。书中包含了布莱恩·查佩尔的救赎历史观。

我们稍后再谈这种观点。然后是亚伯拉罕·库鲁维拉的基督教中心论观点和肯·兰利的神中心论观点。我再透露一个小秘密。

他们的观点相同。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亚伯拉罕·库鲁维拉的基督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观点。

他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来描述它，你知道，就是“基督式的”，因为他说，当你讲道时，你所宣讲的关于上帝的经文的神学意义会塑造你，使你更像基督。而希腊语中的“形象”一词，你知道，就是“偶像”，所以就是“基督式的”。这有点像障眼法。

这其实是一种非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方式。但他的讲道标题里却提到了基督。总之，尽管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但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例如，兰利认为，旧约叙事讲述的是上帝如何在人类角色的行为中、通过人类角色以及尽管有人类角色的行为，仍然行事。他指出，其目的在于神学层面。因此，如果只关注人类的行为，往往会忽略重点。

然而，他指出，即便承认上帝在这些故事中占据核心地位，也不意味着这些故事就不具有道德教化价值。我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得对。

所以兰利认为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的问题所在。他说，这种观点为了避免把圣经当作待办事项清单或自我提升手册，常常会压制圣经的命令。圣经呼召我们去行动。

我认为，之前的先知们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认为，《创世记》中的叙述也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一位杰出的学者，已故的戈登·温汉姆，最近去世了。

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故事即律法》。他在书中论证，旧约叙事因此也是律法。请记住，这个希伯来词，我们通常将其翻译为“律法”，但它的真正含义是“训诫”。

因此，这些叙述具有教导意义。所以，以神为中心的批评者会说，没错，但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弟兄姐妹在宣讲和教导这些内容时，却淡化了其中的必要性。然而，神的恩典并不排除劝勉，不是吗？要知道，你可以通读圣经，找到许多地方，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指向劝勉。

所以，这就是你应该过的生活方式。阿贝·卡拉维拉也持类似观点。他希望传道者能够详细阐述他们所传讲的经文，从而揭示其神学内涵。

它肯定了上帝的属性，并呼召人们改变生命。因此，他再次巧妙地将自己的方法称为“基督式的”，因为正如他所描述的，他认为圣经的每一段经文都描绘了基督形象的一个侧面。换句话说，他认为讲道是三位一体的。

这段经文是受圣灵启示的。它描绘了圣子耶稣，我们应当效法他的形象。当我们效法他时，天父的旨意就得以成就。

卡拉维拉担心以基督为中心的解读方式可能会忽略旧约圣经各个文本的具体主旨。在这点上，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是他认为圣经神学没有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圣经神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他认为圣经神学——即追溯圣经主题，将各个部分融入圣经的整体叙事脉络——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认为讲道不是做这件事的地方。我们稍后会再详细讨论一下。他说，不，讲道是阐明特定经文的具体信息及其神圣要求，并将其应用到上帝儿女的生活中，使他们改变，从而荣耀上帝。

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观点。现在，在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或者说救赎历史的讲道方法中，重点是耶稣，圣经所有篇章都指向祂。同样，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方法也相当广泛。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听到有人使用这些标签，一定要问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可能不同。这就是标签的问题所在，不是吗？西德尼·格雷多尼斯代表了这种更为严格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进路。他将自己的进路定位在加尔文的神中心论和路德的基督论之间，但归根结底，他更接近路德。

他的方法建立在旧约圣经的诠释语境之上，他认为这个语境就是新约圣经。因此，他认为，传道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本比基督道成肉身早几个世纪的书卷中宣讲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意味着，传道者需要从他们所传讲的旧约圣经文本出发，转而宣讲基督。

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做法不应随意。我们必须寻找线索，在旧约经文中寻找能够将其与新约中的某个特定事件或一段或多段经文联系起来的特征。在他那本关于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讲道的书中，他列举了七种可以实现这种联系的方法。

我不会详细展开讲，但为了让你们有所了解，他谈到了救赎的历史进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谈到了承诺的实现。

第三，关于类型学。第三，类比。第五，纵向主题。

第六，对比。第七，新约参考文献。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总体方法，但我认为其中一些方法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这算是提前透露了我的方向。不过，总之，这就是他的七种方法。他坚持认为，从旧约文本转向基督必须符合作者的本意。

所以他并非否定作者的意图。而且他的确认为，我们发现作品信息的途径是通过严谨的文学、语法和历史分析。他是一位杰出的释经家。

我用过他的一些书，比如他写的《从创世记讲基督》、《从传道书讲基督》、《从但以理书讲基督》。我用过其中一些，效果不错。

事实上，在他的《从创世记宣讲基督》一书中，他甚至引用了我关于创世记38章的一些研究成果。他真是一位杰出的释经家。但归根结底，我担心这种方法过于局限，而且，是的，它未能处理祈使句，而我认为祈使句存在于大多数叙事文本中。

不过，他也谨慎地指出，并非什么都可以。他说，从旧约引向基督有很多错误的做法。事实上，他批评了伟大的布道家查尔斯·哈登·司布真，认为他不应该把旧约经文当作宣讲基督的跳板。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跋涉于象征主义和寓意主义的沼泽之中”，最终抵达基督，而不是通过严谨的诠释过程。所以我认为，西德尼·格雷多尼斯（Sidney Graydonis）是运用这种方法的最佳典范之一。然而，他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他将旧约文本应用于新约信徒。

例如，他告诫传道人不要将《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大卫描绘成勇敢的典范。相反，他指出，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的精髓在于，上帝亲自战胜了他子民的敌人。他还说，这一主题将这段经文置于上帝国度历史的道路上，最终指向耶稣战胜撒旦。

所以，今天我们要应用到的是，如果上帝的子民因繁荣而对邪恶势力视而不见，就应该积极参与到这场争战中来；如果他们一直倚靠自己的力量，就应该依靠上帝，因为上帝会为他们争战。格雷多尼斯就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的。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思考这一切如何与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事相呼应。

顺便一提，布莱恩·查佩尔（Brian Chappell）代表了一种限制较少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方式，尽管他写过一本关于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教科书。他并不排斥宣讲圣经的教导，包括其中的命令和陈述，只要我们把命令（即诫命）建立在陈述（即神通过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的基础之上。他担心的是，我们宣讲信仰的内容，却没有将其根植于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上。

因此，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只是在说教，在布道，在教导人们要善良、要忠诚、要顺服，但我们却没有将它们建立在圣经的整体叙事之上。所以查佩尔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福音的视角来解读这些故事。他说，这并非X光透视镜，不会让耶稣的形象或相关内容在每一段圣经记载中都神秘地从某个角落冒出来。

相反，它们反映了上帝本性中提供救赎的方面，以及人性中需要救赎的方面。还有蒂姆·凯勒。我非常喜欢已故的蒂姆·凯勒。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不仅是讲道技巧，还有事奉方面的知识。他似乎介于格雷多努斯和查佩尔之间。我听过凯勒牧师很多讲道，不仅是叙事性的，也包括对旧约其他经文的解读，他非常乐意宣讲圣经中关于圣洁生活的教导。

然而，除了这些，他还想着重强调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并渴望指出耶稣如何应验了圣经中的主要主题、人物和意象。耶稣是比大卫更伟大的大卫，比以斯帖更伟大的以斯帖，是真正的君王，是公义的审判官。因此，对他而言，传讲基督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你所引用的经文如何融入整本圣经的语境，并成为这伟大叙事中的一个篇章。

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和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之间的区别。那么第三种观点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我认为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三种观点，也是我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将前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调和观点。

这是西德尼·格雷多努斯在他1970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是的，我意识到采取中间立场存在风险。别忘了，我人生近一半的时间都生活在蒙大拿州，而且我还曾在一个养牛场工作过一个夏天。

我喜欢一些西部老话，它们通常直截了当，毫不含糊。这里举一个例子。其中一句谚语是：“是啊，不。”

让我再说一遍。其中之一是，这说明了折中观点的危险性。这种观点的意思是，你需要做出决定。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然而，我认为我们必须两者兼顾，因为我认为圣经教导我们要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必须在旧约的文学、语法和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它，才能确定其信息和伦理主旨。

我们必须这样做。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段经文的神学置于圣经的整体叙事框架中，置于整部经文的主线叙事中去理解。这正是圣经神学关注的重点。

然而，贴标签总是充满争议。有些人称之为基督论观点，认为基督就是终极目标（telos），这是一个希腊词，指的是旧约的终极目标或目的。我比较喜欢约翰·沃尔顿的表述。

他说，而且我认为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宣讲这些故事时所面临的重担和担忧。克里斯托弗·赖特是一位杰出的英国旧约学者，他写过一些关于讲道的

好书，甚至包括关于旧约讲道的著作。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一切都指向基督，但并非一切都与基督有关。”我觉得这种区分非常有帮助。

旧约圣经全部指向基督。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得知这一点。耶稣自己也说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细节都与基督直接相关。因此，我将介绍一种将圣经故事与它的主人公耶稣基督联系起来的方法。我们稍后会在另一节课上详细讨论这一点。

但现在，让我这样总结一下。我想对那些自认为是神中心主义者，或者严格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说几句。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我要提醒那些以神为中心的传道者：旧约叙事文本中神圣的要求，必须始终建立在神在基督里为你们所成就的一切之上。所以我的意思是，关于底波拉、亚伯拉罕、路得或大卫的历史记载，如果脱离圣经宏大叙事的联系，就无法被理解和应用。

而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弥赛亚耶稣。这一点上，我和我的朋友阿贝·库拉维拉（Abe Curavella）意见相左。我们至少一起参加过一次福音派神学协会（ETS）的会议，会上我们都做了题为“你会如何讲解撒母耳记上17章？”的演讲。我对阿贝非常敬重。

我们还讨论过另一个问题。他甚至把讨论内容都放在了他的网站上。所以我非常敬重库拉维拉博士。

但他认为讲道并非展示圣经神学的场所，而仅仅是阐释特定经文的信息并将其应用于上帝儿女的生活。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关注旧约中的神学信息是如何在基督里得到应验的，又怎能将旧约经文应用于新约信徒的生活呢？我理解库拉维拉博士的担忧，即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可能会掩盖特定旧约经文的主旨。

但如果他所说的，这种特定的论述被圣经神学的探讨所掩盖（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我认为问题出在讲道者身上，而不是方法论本身。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人们理解这些个体的叙述是如何融入更大的叙事框架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讲道中专门抽出十分钟来做这件事。

或许只需要几分钟。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我对那些以神为中心的传道者的警告。

我对以基督为中心的传道人有点警告。实际上，这是蒂姆·凯勒的警告。他本人就是一位以基督为中心的传道人。

但他指出，在宣讲经文时，我们可能过于急于求成，直奔基督，以至于忽略了经文本身的独特含义。另一种情况是，我们跳过历史背景，直接讲到耶稣，仿佛旧约圣经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关紧要。这实际上会使经文变得扁平化，导致每篇讲道都千篇一律，并忽略了一些关键议题，例如工作的尊严、生命的价值、上帝的子民应该如何面对苦难，以及领袖应该如何运用权力。

这是《撒母耳记》乃至《列王纪》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危险。另一个危险是，在细节中寻找基督，而实际上基督并不在那里。

我的朋友凯文·范·胡瑟（Kevin Van Hooser）对耶稣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如何向门徒解释圣经中所有关于他自己的记载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范·胡瑟博士说：“我认为这并非一种生硬的寓言式解读，将基督生平中的一些琐碎细节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而是一种能够洞察贯穿始终的主线的诠释。”

我喜欢这种说法。换句话说，神圣救赎历史的核心戏剧性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先知、祭司和君王预示了基督自身工作的某些方面。我认为这很有帮助。

优秀的牧师卢卡斯·奥尼尔将这些危险称为双重危险：一是忽略经文，即未能尊重我们所传讲的细节；二是误用经文。

也就是说，为了最终指向基督而忽略细节。因此，以基督为中心的传道人需要记住，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不应妨碍我们呼召神的子民以某种方式相信和行事。我强烈反对那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做法，这种做法认为——西德尼·格雷·唐尼斯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并表示赞同。

这句话出自另一位作者。原文是：“我们不是靠宣讲神学理论或道德劝诫来使人认识基督，而是靠重述圣经中记载的救赎事件。”抱歉，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我们的确会通过宣讲神学思想、伦理劝勉，并将这些内容建立在圣经中记载的救赎事件之上，来使人认识基督。但我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化。所以，在思考如何宣讲旧约故事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以神为中心的方法与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对立起来。

我认为前者，即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应该引向后者，即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而我认为后者，即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应该建立在前者，即以神为中心的思想之上。最后，我想总结一下。

几年前，新约学者唐·卡森博士（Dr. Don Carson）接受了RC Sproul的采访，谈到新约作者如何运用圣经神学范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他提到一些牧师在刚开始传道时，会讲解旧约叙事文本。他们会读这些文本，然后说：“大卫这样做，所以你也应该这样做。”

大卫没有这样做，所以不要作恶，不要那样做。他说，然后他们学习了所有这些神学路径，圣经神学路径和分类，并开始遵循这些路径。也许这就是大卫王朝。

当然，卡森博士会说是大卫王朝。但他表示，他们从旧约到新约追溯这些轨迹和主题，然后就忽略了道德范畴。

他说，他们忘记了《雅各书》的作者会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他祷告，我们也应当祷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卡森牧师通常被认为是一位以基督为中心的传道人，他非常重视确保我们传讲福音。但即使是他也说，看看新约的作者们是如何传道的。

我们不必把讲道简化成只做一件事。我们在讲道时其实做了很多事。这就是我采用这种调解式方法的由来。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讨论如何阅读和研究旧约叙事文本。

这是斯蒂芬·D·马修森博士关于旧约叙事讲道系列讲座的第二讲，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辩论”。